

[温情写作]

拈草·醉清风

选择草长莺飞的时节，梳理文字，于我，是一种怀念。记忆沿着古老的石板路
涌动着翠绿的潮湿，在江南温柔的岸边，淡入又淡出。唐风的灵秀里，我曾在一场叫梅的雨里隐
人会老，情会旧，文字却能绵绵芳菲。我坐在月下的闺阁中，读书、写字、听曲。彼时，窗外芳草滑过千回
百转的柔肠，东风渐远，涟漪轻漾。有香，悄然拱出，清清瘦瘦的

婉约○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温情写作]

拈草·醉清风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拈草·醉春风/婉约著.--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06-5680-8

I. ①拈… II. ①婉…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537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 写在前面

拈花微笑，是佛家心心相印的典故，在红尘俗世里，更是难得的知懂。其实，只要相信日日是好光阴，在青青的草叶上，也能闻得清风的味道。

这本书与佛无关，与日子深处的阳光和温暖有缘。

选择草长莺飞的时节，梳理文字，于我，是一种怀念。记忆沿着古老的石板路，涌动着翠绿的潮湿，在江南温柔的岸边，淡入又淡出。

唐风的灵秀里，我曾在一场叫梅的雨里隐居。

人会老，情会旧，文字却能绵绵芳菲。

我坐在月下的闺阁中，读书、写字、听曲。彼时，窗外芳草滑过千回百转的柔肠，东风渐远，涟漪轻漾。有香，悄然拱出，清清瘦瘦的。

轻拈寸草，文字泊在掌中，风韵陶醉。

婉 约

写于2009年春天

目 录

岁月静好 001

梦里原乡今犹在……那些花儿……文字，我的后花园
……清欢……飘摇的水草……心留余白……当窗理云鬓
……后街……靠近你，温暖我……亲亲小甜点……日影飞
去……心，微微地疼……我来自原野……晨光……光阴有
点凉……山长水远……傍晚时分……人淡如菊……丝袜
的夏天……挤牙膏，每天一点点……静心……风吹过夏夜
……好一朵美丽的马兰花……饭香……旗袍风情……风
的方向……生活的痕迹……我和生命有个约……微笑着，
去吟唱……物情……一套房子两个梦……夏日晨风……
我是最平凡的那一个……一个人的时候……我的20岁和
30岁……我的前世情人……未语面先羞……相依为命

……权当与你谈恋爱……推着你出去晒太阳……因为我是妈妈……你是谁派来的……世上最好的爱……天真的心……成长只是一瞬间……伊人红装……又闻槐花香……

游走的柔软时光 076

生命的假期……长假散记……你从山水中走来……城市的呼吸……红窗花，蝴蝶兰……七里香……长城长……一个人去远方……山水之间……幸福在路上……心弦独奏时……绿水青山带笑颜……无题……越南印象……沧海一声笑……暖春……茶里偷得半日闲……美名如画……那时花开……白上衣，蓝裤子……街上流行粉裙子……一百元大钞……贴饽饽熬小鱼儿……谁在原地等我……一碗粥与一个桃……戏韵里的乡情……这一件蟒龙袍……美丽乡村……

尘世流云 126

“广告”人生……女人是妖精……又落凡尘……和谐之美……不问，是一种善良……孪生兄弟……味道……生活没有捷径……情调……天道酬勤……为谁活着……天命……旧爱新欢……紫罗兰的香味……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兄弟姐妹……至亲至疏是夫妻……咱俩谁怕谁……一碗牛肉汤……左手与右手……尊严……气质……瞧你多好……最高荣誉……只是一点点在乎……又见一

帘幽梦……一颗温软的心……有些日子,可以这样过……
我惯着你……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新年游思
……一个人的舞台……也说读书……飘飞的啤酒泡沫
……那么近,那么远……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难
念的经……篱笆墙的影子……男在左,女在右……每人心
里都会有道坎儿……活着……你的右手旁边是我的左手
……薄凉……爱情与性情……人是经历事情长大的……
乳房,女人天生的美丽……香飘云天外……永远有多远
……爱情如冰……红玫瑰与白玫瑰……父母不是圣人
……婆婆……风雨兼程……风雨同路……选择……假如
爱有天意……

彼岸花·情未央 219

风住尘香花已尽……月下香……灯火已黄昏……暗恋
是一朵羞涩的花儿……爱过有痕……今年冬天不下雪
……美丽而愚蠢……爱就是辣辣的盒饭……爱情禅……
飞翔的忧伤……花儿开在春风里……翩跹的你……你的
眼神……碎碎念……如果这是爱……一张素白的纸……
曾经这样爱过你……最美……母亲节的爱……心酸的
浪漫……雁南飞……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未……爱
的回答……野生的花儿……回到最初……那一低头的温
柔……天上有个林妹妹……成熟的代价……流泪的蝴蝶
……

静水流深 272

和落花一起醉……当你再爱我的时候……你的样子
……陪着月亮慢慢走……如果我是一首歌……我不是佛
前的青莲……借我一生……有你的地方是天堂……邂逅
……有一把伞撑了许久……原来你在这里……天空有座
城……梦回草原……早间新闻……笑容也寂寞……背影
……一杯菊花茶……相思入清秋……一棵开花的树……
大地之恋……叶落知秋……借问一片云……晚安 to me
……记忆深处……走过菩提树……

⇒ 岁月静好

梦里原乡今犹在

我承认,我是一个喜欢臭美的女子。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于我,却是骨子里不折不扣的自我贪恋。

我爱照镜子。记得小时候在姥姥家,我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不厌其烦地梳着麻花辫,一会儿编三股的,一会儿又换成四股的;一会儿正着编,一会儿反着缠。有一次邻居大娘来家里串门,姥姥让我陪着说话,我就坐在镜子的对面,一边和她说话,一边不时地看镜子。惹得大娘扑哧笑出声,说,这孩子太臭美了。

我还爱穿裙子。无论是春风吹拂杨柳腰的年龄,还是雪花飞扬暖心事的季节,我总是旋着裙裾,舞动心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经专门学习裁剪艺术,最喜欢的课就是学做裙子。那时街上正流行太阳裙,三百六十度的裙摆,走起来颇有帘动荷风的韵致。直到现在,穿过了一步裙、淑女裙、百褶裙等等,还是觉得太阳裙最有女人的味道。只是,她已不再流行,就像那岁月,逝去了,不再来。再来的,唯有心情。

我最爱旗袍。旗袍,是我的前世情人。只因情缘未了,她追随至今生,并缚住我的身体和魂魄。我一直相信这样的说法,不然不会与之邂逅时,如同在春之原野,蓦然心动。每每相见,都是“与君初相

识，犹如故人归”。因了旗袍，极其羡慕生在民国年间的女子，也多次徜徉在江南的悠悠小巷里，不知归路。那一日，我同时拥有了两件旗袍，一件紫，一件粉。裹住腰身的刹那，冥冥中觉得这像极了我的生活：暖暖的温情和淡淡的清愁交织、辉映，照亮了我梦的色彩。

我爱拍照，年长一些后，偏爱拍写真。平日里素面朝天的我，喜欢在化妆师的笔下，被描摹得越发清秀、纯美或者性感、妖娆。那一年，拍三十岁写真，试衣间里一套大红的绣花对襟小袄美得令我窒息。服装师说，她叫秀荷。我愣住，是《橘子红了》里那个温婉可人的秀荷吗？我一直坚持穿自己的衣服拍写真，而那次，我却破例醉在一片红里。镜头前，我仿若望见满园的橘香，在小女子的举手投足间红透。

我还爱戏曲。我不懂戏曲，却一直喜欢着。喜欢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字正腔圆唱人生。常常一个人，沉浸在古戏词里，神思。温软的越剧、阴柔的黄梅戏、唯美的昆曲，还有我自小听惯的评剧、京剧和河北梆子，无不令我迷醉。与朋友一起K歌的时候，我总会来上一段戏曲助兴。年长的同事不解地说，你这个年龄喜欢戏曲真是难得了。我笑着仿做抖水袖，然后深深万福：小女子爱臭美哦。其实真的是这样，我并不知道，我只是欣赏戏曲的奇葩之秀。有时候想，舞台的美就像是写真照，她超越了生活，却还是生活。

我最爱写字。爱到打开word文档，看到一个个有规有矩的字体，满心喜悦，甚是亲切。怎能不亲切？这字，是那般地懂我、知我，还没有谁如此贴近我的心。如果说唯美是我的精神原乡，那么，文字圆了我的梦。在文字的“乡”情里，我做真实的自己，画梦里的自己。墨香里，风含情，水含笑，所有的笑泪歌哭都有了归处。

记得同学的女儿搂着我说，姨，你的写真拍得真漂亮。我问，是不是本人没有照片漂亮？她点了点头，然后又说，可那也是你呀。小丫头的一句话，如一股清泉流到我的心里。是的，那也是我，素面朝天的我，浓妆艳抹的我，听曲儿的我，写字的我，都是喜欢臭美的本

我。正因为爱臭美，才有了这诸多的美丽心情。正因为这诸多的心情，才让我确信生活可以变得更美。

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经历了多少世事，阅尽沧桑后，我还会是那个喜欢臭美的女子，依然贪恋在自己的梦里细细捧读岁月之静好。

那些花儿

元宵节的夜，月上柳梢头，温和的月光如一滩浅水，倒映着城市关于年的最后的痕迹。烟花，绽放后，也躲进梦里，洒落了一地寂寞的往事。

在年的末梢，窗外的季节还没有完全转换，我家的花儿们却开到了盛时。一朵朵，一瓣瓣，仿若女人可人的笑脸，迎合着二月的气息舒展着妩媚。

她们是一群展翅的蝴蝶，优雅地旋舞在阳台一角，吐着清冽的香。我甚至不敢在她们面前伫立过久，我的心会为淡淡的紫而慌乱。这种又遥远又接近的欢喜是那么澄澈、清晰，有如仰视烟花一刹的绚烂。我想，蝴蝶兰是优雅高贵的女子，静静地远观最能领略她独特的风情。

无疑，水仙是顾影自怜的女子。如果说蝴蝶兰是大家闺秀，那么水仙就是小家碧玉了。她们盘踞在通透的水皿里，脉脉地将内心的花事展露，一副欲语还休的样子。她们爱恋自己的倒影，所以花蕊总是微微侧垂，颇有对镜贴花黄的情趣。

她叫墨兰，我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自古兰就是贴身的香草，有着飘逸的雅致。而她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鲜活的生命。她更像是一盆端庄自重的工艺花，波澜从容，在人们淡然的目光中守望着蓦然回首的心动。世上那些“独活”的女子就是墨兰，她们只种植属于



自己的蕙质兰心。

儿子说,火鹤是清音婉转的红嘴鸥。而我每次看她的时候总会想起罌粟花。不因她的样子,而是她的毒性。火鹤也叫红掌,她红艳到惊心,似乎要将美丽耗竭。我相信,在她隐秘的血液里,必然流淌着肆无忌惮的爱恋。这样的女子活在凡间,就是一盅爱的毒药。

薄凉的空气里,我欣喜地陪着我的花儿们。她们踩过烟花的碎屑,沿着垂柳、藤蔓和野草,幻化成一群曼妙的女子,轻盈地飘落在我的生活里。此刻,我用天生丽质这个符号描记花韵。多年以后,关平年的回味也会像时光一样柔软。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夜凉如水时,一缕馥郁的芬芳押着唐韵,悄悄走过诗意的早春。

文字,我的后花园

从我记事起,我就经常和父母一起听戏。尤其爱听新凤霞的评剧《花为媒》,喜欢那个眉清目秀、伶牙俐齿,温柔且泼辣的大家闺秀张五可。时至今日,每每听到那段脍炙人口的《报花名》,我还会像小时候一样,沉浸在婉转悠扬的唱腔和花团锦簇的景致中备感舒适和惬意。

《报花名》是一段优美的赏花词,是小姐张五可在后花园借赏花之名相亲的一折美如风景画的戏文。那是一个美丽的花园,小小的园子里花红叶绿草儿青,长长的柳丝垂挂湖畔,与假山盆景相映成趣,拂动着园中小女子的春闺梦。小时候,羡慕古代小女子的生活,不羡慕罗绸缎,不喜锦衣玉食,偏偏幻想着也和她一样,深闺里研习琴棋书画,偶得闲时,悠然漫步在自己的后花园。

后花园是心灵小憩的地方,是梦中的世外桃源。置身其中,满目丹青彩绘如诗似画,心底柔情若琼宇仙乐。生命中的那些山穷水尽,



在这里又见柳暗花明。岁月中的那些缤纷落英，在这里如美池良田。后花园，是包容生活的脆弱和寒冷的地方，是以一种温良的姿势拥抱生命的仙境。

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地方，因为每一个生命都需要出口。我的后花园，是文字。

当写字成为生活的一种习惯，也必然成为心灵的依赖。所以，无论是故事还是心情，都以文字的形式累积着、沉淀着岁月。写得多了，那些或欢快或深刻，或睿智或平易，甚至平庸的心思都成为生活的一种印记。也曾试着远离生活细小和风花雪月的唯美，去写一些大气的文字。试了很多次，最终还是旋着执著的舞步，回到了“情”的原点。或许，我注定只会写一些小众的东西，只是一个喜欢随笔涂鸦的女子。

在自己的后花园，做一个随心所欲的女子，我喜欢。

林清玄说，“我愿意自己的思想浩大如天鹅之越过长空，在动荡迁徙的道路上，不失去温和与优雅的气质。”我想，能够主宰自己的思想，让它在清雅宜人的后花园自在优游地弥香，是一种近乎奢侈的幸福。

如果可以，我甘心永远是那个在字里行间感受真善美的女子。

想到此，耳畔仿佛又传来闺秀张五可甜美的嗓音：“夏季里端阳五月天，火红的石榴白玉簪，爱她一阵黄呀黄昏雨呀，出水的荷花亭亭玉立在晚风前，都是那个并蒂莲。”

徜徉于自己的后花园，我确信，在这个情意微醺的季节，每一个生命都有理由灿若夏花，哪怕是一枚小小的草叶。

清欢

一件薄薄得有些通透的绿纱睡裙在身，四肢自由地伸展在舒

适的床上,全身的每一个关节都酥软,每一个细胞都在沉醉地呼吸着……我,就这样慵懒地仰躺着,望着窗外。窗外,雨丝垂挂在屋檐下,滴答滴答的声响有着久违的美妙。视线里,还有一棵茂盛的柿子树。青青的柿子藏在绿色的枝蔓间,飘逸着成熟前特有的涩涩的香。

这是山区里的一座农家小院。这是一个静静的午后。

静静的山里人家,细雨斜风作晓寒时,怎一个“人间有味是清欢”啊。

莫名地想起一个老人,他说,平生最爱芳草和美人,一生爱过三个女人,爱得都很真,不重复。当鲁豫笑吟吟地问他:现在,如果让您面对江山和美人的选择,您是要江山还是爱美人?他温和且有些调皮地笑着回答:我需要你的微笑。

所有的人和鲁豫一起笑起来。我想,那时那刻,鲁豫心中一定充满了喜欢,情不自禁地喜欢这个幽默、真实、可爱的老人。

他,就是文怀沙老先生。一个以“平生只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为自我写照的国学大师,一个享受清欢的灵魂。

隔壁,先生和房东大哥正在兴致勃勃地观看奥运赛事。近段时间,百年奥运无疑是一场盛宴。我们激情满怀,我们振奋、骄傲。当我看到新华社社论说,金牌第一≠体育强国;还有《中国青年报》文章说,夺金不是天大喜讯,失败也不是灭顶之灾时,我知道,国人正在越来越懂得享受体育、开心运动了。这样的心态,也是一种清欢了。

曾经看过林清玄的文字,他说,“清欢就是清淡的欢愉,是对平静、疏淡、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

平静、疏淡、简朴,这六个字读起来颇有一种清淡的意味。在这个弥漫着雨香的田园,我以睡莲的姿势,悄悄将心中美妙绝伦的画卷,缓缓地舒展,是不是也是在享受一种清欢?

身下,是乡下流行的鸳鸯床单,手指触摸处,些许惊心:多么美、多么简单的生活啊,对许多以浊为欢的城里人来说,竟是一种奢侈。

铺满温存的棉质生活上,印着怎样的幸福?

雨珠成帘,我的心思和我的肢体一样,始终伸向天空。流火的季节,我听到了雨声。凝神之间,我爱上了窗外的枝和叶。

记得一个女友说,你的文字过于强调恬淡和幸福了。我说,恬淡与幸福,是生活的方向,是忧伤时的自我慰藉,也是一种期冀,期冀自己在这样的心态中慢慢将文字与生活完美地融合……

她又说,你是深谷里的一朵花,优雅,也有不为人知的细微疼痛。

“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文字是消解生活的出口,不是延伸疼痛的路径。生在当代,要享受清欢,只有守住自己的一颗心了。

万物都有一个梦,我的梦,蘸着雨,在风中愈发圆润,继而,有一点点迷失。

是谁在敲打我的窗?

正恁意地神思,先生推门进来,看我略显放纵的卧姿,轻声说,怎么不挂窗帘?我脱口应道:我想诱惑那棵树。

来不及掩口,情话带着一缕潮红穿过雨帘,飞到了柿子树的耳边。我看见,柿子树微微笑起来,翠绿的叶子与果实在雨中轻轻颤动。

这是清淡的欢愉吗?如果是,是柿子树的,也是我的。

飘摇的水草

音乐的柔波里,我是一株飘摇的水草。

在我的老家,有一种水草叫芦苇。夏秋开花,秋风轻拂时,芦苇抽穗,芦花飞扬,瘦瘦的筋骨在野地的清苦和宁静里,摇曳着淡泊的心思。

很多时候,我想不起芦苇。它只是记忆中的水草,是童年的一抹色彩而已。只有夜色弥漫的时刻,一个人,戴着耳机,任由深远、悠长的音符在耳畔飞翔着,一些人生的章节才会把我摇曳成飘摇的芦苇。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我想,或许自己原本就是一株水草,脆弱得经不起一点心思,尤其是当一曲老歌萦绕心怀。听歌,是一种习惯,一种喜欢,也是一种不露痕迹的怀旧与回想。暮霭的风里,我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也在自己的往事里,哼着别人的歌。

不知道自己是先喜欢的文字还是先喜欢的音乐,无数个夜晚,心中的音乐与文字有着合一的默契。有歌婉转幽清时,我的字极富情韵诗意。满目的风花雪月里,一个缥缈的精灵恰似随雨而落的玫瑰花瓣,依恋着动人的梦境。字里行间飘逸出尘时,一笔一画流露出的成熟冷静与清新自然,必是有歌在缓释着尘世的无奈、疲惫与哀愁。好歌好曲有如一篇好的文字,反复吟读哼唱而不厌,那歌词或许我们已经记不清了,它的背景与思想我们也无须晓得,只是那旋律是如此熟悉。很多时候,音乐是个体的独特心理情绪。当它穿越了我们的耳膜时,也在每个人的心上画过不同的印迹。

我相信,如果没有音乐,我的文字是孤独的。我依着音乐的舞步寻觅文字心情,享受着独我的温情与美丽。

音乐的柔波里,我是一株飘摇的水草,一株柔弱且坚强的水草。

拉封丹的寓言里有这样的故事:橡树对芦苇说,瞧,我多么结实啊,风吹不动。你弱不禁风的样子,一阵小风就能连根拔起。这时,刮起了可怕的大风,掀倒了橡树,而芦苇却安然无恙,因为它伏下身子,躲开了大风。

记忆中,有一片茂密的芦苇,远离世俗的喧嚣,淡然得若一个自



由的精灵。夜深人静时,不能躲避心灵的颤动,风霜雪雨里,却能抵住悲苦与伤痛,傲然地开花,随风抖落沧桑。

生命的诗意,在飘摇的柔波里,沉醉、延伸。

心留余白

朝车窗外望去,午后的小公园出奇的静谧。每次孩子去上课,我习惯把车子停在公园的北侧,一个人躲在车里,透过几枝长柳,望一池湖水,独享着街心公园的闹中有静。

CD机里播放着我喜欢的老歌,一些昨天的情节,在此时的旋律里,绵延着温暖的心绪。又是一个周末了,颇感疲惫的我,轻轻地感叹了一声。一口长气呼出,胸间似乎舒畅了很多,精神也略显清爽了些。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甚至来不及消化冬雪枝头的一些细节,便聆听到了绿野的鸟语。也许是经事太多,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午后,我竟深感人世沧桑。参加工作十七个年头,步入婚姻十三年,儿子也已经十岁了,所有这些仿若拂过的清风,真实地吹动了我的长发我的思绪,伸出手时,却恍如心痕,不留任何表象。这是一个景色绚丽的世界,有着迷人的天籁,牵引我们以深爱的目光,望向生命的深处,不知归路。

不远处的柳树荫里,几个老人在下棋。那样子,惬意至极,令人羡慕。静静地,欣赏着这公园一角的祥和,我的心竟也接近了暮年的平和与安逸。想必他们也一样有着三十而立的疲惫、四十不惑的得意,而今于轻微柔和的晓风里,享受夕阳,也是生命的必然。想至此,我发现起伏摇曳的柳枝很像起舞的人群,一样的音符里,每个人所表达出的韵律其实是有区别的。记得我在整理第一本文集的时候,有朋友劝我说,你还不到出书的年龄。我知道他的提醒是善意的,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感悟,似乎到了暮年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可是,我很

